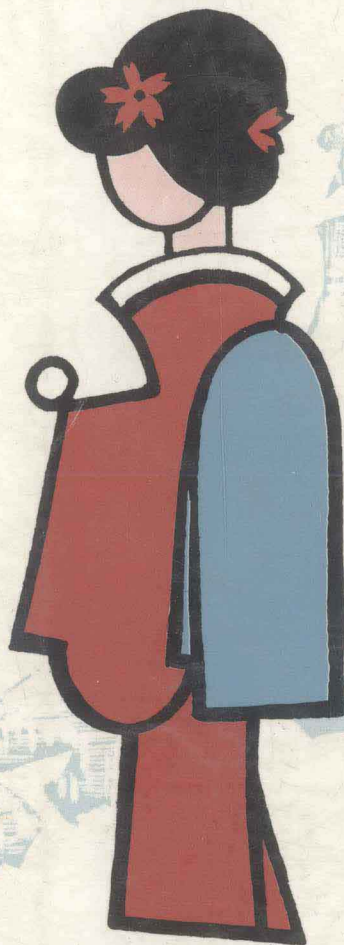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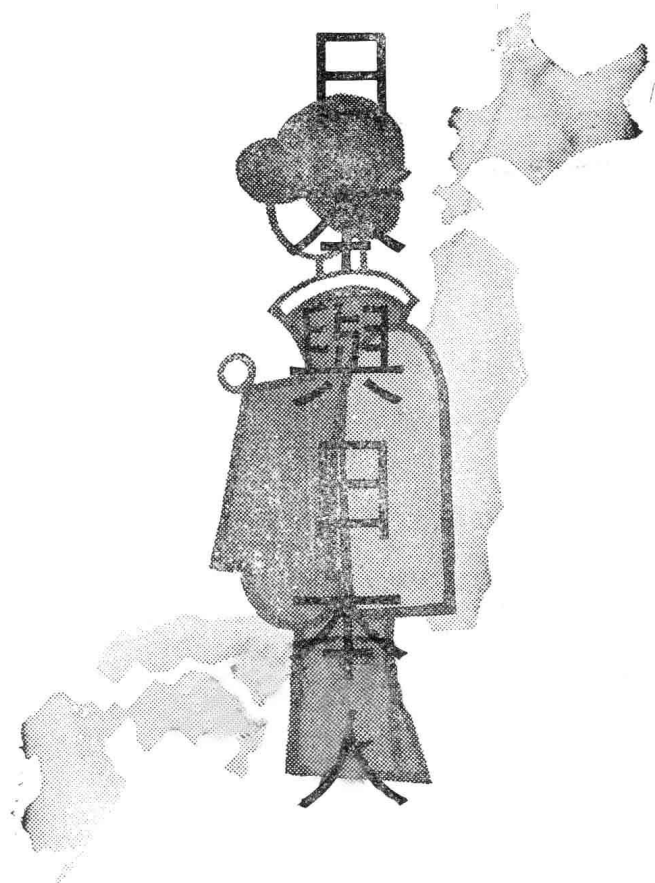


日本與日本人



中央日報編印
潘 煥 昆 著



日本與日本人

每冊定價：新臺幣四〇元

著作人：潘

煥

昆

出版者：中

央

日

報

出版部

發行人：姚

朋

地址：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八十三號

郵政劃撥：〇〇一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大

明

印

刷

廠

中華民國六十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五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六〇三號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調換）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日本與日本人 目錄

序·····	馬星野	(一)
引言·····		(五)
謎樣的日本民族·····		(九)
戰後政治上的變化·····		(一五)
軍國主義會復活嗎？·····		(二一)
亞洲領袖地位的追求·····		(二七)
富足社會的形成·····		(三三)
錢多未必是福·····		(四〇)
經濟活動的特色·····		(四六)
禮貌與公德心·····		(五五)
年輕的一代·····		(六一)

自暴自棄與被棄者·····	(七〇)
夜東京的形形色色·····	(七八)
新女性與夫婦之間·····	(八八)
東洋風味的吃·····	(九七)
有趣的日本語文·····	(一〇四)
過年過節的風俗·····	(一一二)
河崎一郎與本達三·····	(一二〇)
結語·····	(一二九)
「日本與日本人」讀後·····	(一三四)
黃天才	

序

在潘煥昆先生將有關經濟專欄集成書出版「生產、銷費、市場」，引起讀者熱烈的注意與重視以後，潘先生回國後第二本書「日本與日本人」又完成出版。這本書引起的重視，較前書將尤有過之，因為本書的題材，是每一個住在臺灣島上及海外讀者普遍感到興趣與關懷的問題，而本書的筆調，清新雋永，通俗而典雅，與專討論經濟的問題比較專門一點的，自有不同。

潘先生是三十多年的成功新聞記者，他的寫作，本於犀利之觀察，客觀之分析與簡明之表達，更加以優越的中英文造詣，無論是創作或譯述，總是做到信雅達的標準。二十多年在中央日報，在中央通訊社，他已表現其才華，過去九年，他因為受中華民國政府之推薦，服務在東京亞洲生產力組織總部，不但對經濟問題深入研究，而且對戰後之日本，親作九年的觀察與研究。他回國後，經分篇寫出，在中央日報上發表，早已博得萬千讀者之好評。

這一部書，和一般日本游記或日本印象記不同，自從國際觀光事業發達，新聞記者或觀光客，出國旅行，非常之多，尤其是第一次作出國旅行的人，對於所到地方，一切都有新奇之感，因而引起其寫作的熱烈興趣。這類作品，常常不够深刻，而注重於表面。有許多作家記者，駐在一國，時間久了，熟習當地環境，又往往覺得此地平淡無奇，不易找到什麼可寫的東西。

潘煥昆先生的著作却不屬於這一類型，他是在日本就了九年多，對於該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情況有了深度觀察，和當地人民有極多往還，瞭解他們的性格與行爲，並蒐集了豐富的資料之後才開始這一寫作。他寫出來的東西自與僅在日本作短暫旅行者的作品不同。

他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來寫這本書，尤其是曾身歷九一八事件至八年抗戰的長期艱辛，自然十分注意到日本的軍國主義是否會復活這一類的問題，他客觀地引述日本以及美國若干學者的話來討論這件事，並於結論中指出日本軍國主義是否復活，除日本自身的主觀因素之外，也繫於日本週圍情況的許多客觀因素。他因此勉勵國人團結努力，俾

一個自由民主與繁榮的中國能成爲東亞的真正安定力量，並預防日本軍國主義之再起。這些話的確是語重心長，值得國人警惕。

他對於亞洲是否將受日本的經濟控制一項問題，也差不多是持同樣的看法。

他所指出的日本經濟成長原動力，成功途徑以及在經濟成長中所發生的各項脫節與問題，足爲我國在經濟發展努力上的有價值參考。

他以一個中國人的觀點描寫日本人的民族性，和『日本真面目』的作者前日本駐阿根廷大使河崎一郎所描寫者有若干不同，頗值得注意。因爲我們如果不瞭解一個民族的性格，在對該國的許多交涉中往往會發生困難。

至於他對於日本的年輕一代，新女性與夫婦之間，社會百態的描寫，更非一個僅到日本作短暫訪問的人所能辦到，他列舉的許多實例都屬趣味雋永，極能吸引讀者。

他雖然不懂日文，但對於日本語文的特點却作了一番極有趣味的介紹，由於日文是以我們中國的文字爲其基礎，就是不懂日本語文的讀者也能欣賞。

我與潘煥昆先生相交三十餘年，對於他饒而不舍的在學術上及寫作上之努力，深爲

敬佩。當這本新著問世之日，我能寫這一點意見，作爲慶賀之語，不勝榮幸。

馬 星 野 六十年八月一日

引言

自從讀小學的時候起，日本這個國家便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一個極惡劣的印象。歷史課本中告訴我們，這一個在沒有和中國文明接觸之前還處於蒙昧、野蠻的部落時代的海島民族，在向我國學到一些文物、典章、制度，建立了一個國家的雛型之後，便向爲其與中國交通橋樑的朝鮮實施侵略，與赴援朝鮮的中國作了若干次的不宣而戰。後來又對我國沿海頻施海盜式的剽掠。最後更乘清室積弱，列強欺凌的機會，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了我們，迫我割讓臺灣及付給高額賠款。在本世紀初的日俄戰爭中擊敗帝俄之後，取得在我國東北的特殊權益，吞併朝鮮，作爲侵略我國的踏足石。

自此之後，日本軍閥在阻撓我國國民革命統一全國的努力，分裂與侵擾我國疆土，製造傀儡政權以利其最終吞併方面更層出不窮，步步進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侵據膠州與向我提出二十一條件，北伐期間的製造五三慘案，其後的九一八事件與偽滿洲國的製造，一二八事件，華北特殊化以及最後蘆溝橋事件引起抗日戰爭，延長了八年之久

。一二八淞滬戰事發生時，我正在廣東省汕頭市讀初中，我們學校旁邊即是日本領事館，後面不到一公里外的海港中停泊了兩艘日本驅逐艦。白天水兵上岸在領事館的庭院中從事肉搏演習，大聲喊殺。晚間則日本軍艦上的機關槍咯咯作響，徹夜不休。那些日本人的醜惡嘴臉及一副咄咄逼人、目空一切的態度，至今記憶猶新。至於在後來八年抗戰期間所身受流亡、日機轟炸，眼見自己的同胞血肉橫飛慘狀等痛苦，更是不用提了。

回想起來，假如不是日本侵略我國，阻撓我政府的統一與建國大業，則共產主義在我國早被消滅，我們何致大陸沉淪，只剩下臺、澎、金、馬這一小塊乾淨土。因此，大陸的七億同胞的苦難以及在自由地區的我們目前的不幸遭際，縱非日本所直接造成，日本人亦不能辭其咎。

抗戰勝利時，我在中央通訊社工作，曾奉命準備隨我國佔領軍赴日本九州擔任隨軍記者，但因 總統蔣公對日本以德報怨的寬大政策，放棄佔領而不果行。這一來，我一直等到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初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赴美時，才有機會經過日本作兩次短暫的訪問。當時日本的經濟復興與發展尚不顯著，兼之我逗留的時間太短，並未

留下深刻印象。想不到在五十二年一月間，我却得到政府的推薦，到設在日本東京的亞洲生產力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去任職，一任九年有餘，對日本作了一番比較仔細的觀察和研究。

在居留日本的期間，眼看着這一個舊日的敵國由戰爭的廢墟中站起來，造成奇蹟式的經濟發展。我剛到東京時，市內尚無高速公路，從羽田空港到市內往往要走上一個多小時，我的辦公處旁邊的青山通正在進行拓寬，以迎接一九六四年的世界運動會。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離開日本時，東京已到處是高架道路，地下鐵路由兩條增到六、七條，飛快車只費三小時二十分即達大阪。日本主辦東京世運會及一九七〇年的大阪萬國博覽會均獲得非常的成功，博得舉世的讚譽。日本的平均國民所得由一九六二年的五百二十多美元增加到一九七〇年的一千八百美元左右，在國家總生產額更進到自由世界的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如果日本人能保持其高度的經濟成長率，實不難於不久的將來超越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人由於其在軍事上的擴張征服欲，被人目為『軍事動物』；現在則因其在經濟上的擴張欲望與精明的生意手腕，被人目為『經濟動物』，連第

一經濟大國的美國也在感受它的強烈威脅了。

爲了幫助我們國家的現代化，使中華民族不致成爲日本經濟擴張下的犧牲者，或者萬一在軍國主義復活時再度受害，我曾利用這九年餘的時間盡我的能力，研究日本民族的性格與其在各方面的行徑，蒐集到一點資料，現在擬將我的一點心得筆之於書，以貢獻於國人之前。不過研究一個國家與民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平日公務冗忙沒有太多時間，兼之不通日本語文，所見所聞極其有限，判斷也未必正確，寫作的動機只在拋磚引玉，促起國人增加對於日本的注意與瞭解，俾在將來與日本人的來往與折衝中，能有若干的助力。

謎樣的日本民族

日本民族的起源，至今仍爲一謎。有人根據日本人涼爽通風的住屋形式，喜歡沐浴的生活習慣，認爲這一民族來自熱帶。但日本語言却源出通古斯語系，在句法結構上與朝鮮語、滿洲語近似。同時日本人的合羣與紀律行動，也和懶散、閒適的熱帶民族有異。因此也有人相信日本人是北方民族，由亞洲大陸東北部越海移居扶桑三島。這一南一北的兩元說法，頗爲日本民族帶來神秘之感。

日本人的性格，也和其民族起源一樣令人捉摸不定，有兩元的因素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過日本遊歷或居住的外國人，一般均認爲日本人極有禮貌，極肯幫助他人，加上日本人擅長在文化、藝術方面作各種多姿多彩的表演，以及他們最近二十年來奇蹟式的經濟成長，日本人乃被視爲一個文化水準極高的民族，東方文明的代表，而爲這些外國人仰慕與崇拜的對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在我國及東南亞、太平洋各地所從事的暴行與罪惡，除了曾身受其荼毒的才遺之外，已逐漸被世人所淡忘。

這一情形代表日本人的兩面性格。他們在理智時往往對人誠懇純樸，彬彬有禮，極其耐煩；但在一旦失却理智時便變得非常野蠻，像一羣暴怒的野獸似的逢人便殺，姦淫擄掠，無所不爲。現在日本人一提起廣島、長崎受原子彈轟炸一事便氣憤填膺，視爲人類歷史上最野蠻的暴行；在每一週年紀念日或有其他機會時，總對美國人大加譴責。他們却忘記了類如在我國對日抗戰初期日本軍隊攻下南京時殺人如麻的獸行。廣島雖被原子彈夷爲平地，死傷不過八、九萬人；而日軍在三天內即在南京屠殺了三、四十萬人，而且是用槍彈或刺刀逐一殺死的，有的婦女還被割掉乳房；較之高空投落原子彈看不見殺人的景象，其殘暴及野蠻程度實不可同日而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人類學者班尼迪女士（Ruth Benedict）曾應美國國防當局之請，以研究所得，寫成『菊花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書，描述日本人一面高雅如菊花，一面殘暴如刀，爲日本人兩面性格的最佳寫照。

日本人一般均城府很深，喜怒不形於色。筆者在東京客居九年有餘，從未看見過日本人當街吵架，偶而看見一個日本人向另外一個陌生人說了一句較重的話，對方必然容

忍，決不反唇相稽。日本人對於他所認識的人是非常有禮貌的，對於一個陌生人則往往不然，尤其男人待人是如此。由於這種涵養以及至少表面上的禮貌，日本社會表面是一片和諧。大家即使有歧見，也總是平心靜氣討論，極少動火。

日本人的另一特性是異常合羣和恪守紀律。近年來由於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國民所得激增，日本人在國內甚至出國旅行者多得不可勝計。年輕人旅行者固然多，中年甚至老年的男女旅行者似乎更多。他們絕大多數都參加旅行社或航空公司所辦的團體旅行(Package tour)，這一方面是由於費用遠為低廉，同時由於這些旅行者大多有如鄉愚，出國旅行更是語言不通，必須有人擔任嚮導和照料。但更重要的是日本人的合羣精神以及習慣於團體紀律生活，否則他們寧可就在家裏從事其他消遣，也不願花錢去受『洋罪』。這種合羣精神促致他們之間的合作，成為日本經濟發展的一項巨大原動力。

日本人的勤勞是衆所週知的，他們不僅在私人利益攸關的事情上如此，在一般公務上也是如此。換句話說，他們已養成服務的精神與不浪費時間的習慣，儘管他們腦筋比較遲鈍，遇事却不尚取巧，非常踏實。在日本的中國人見面時，常常會以日本人的『笨

拙』作爲笑柄，但是他們做事的成果却表現得異常之好，究其原因，不外『誠』、『敬』與『勤』三個字。舉個例說，你如果將一件工作交給一個熱帶國家的人做，限他五天做完，他往往在前四天毫不理會，等到第五天才匆匆忙忙將它做完，做得好不好他是不管的，只能交差就行。一個日本人必然會在奉到命令之後立刻動手慢慢去做，如果他能在限期前做完，往往會利用剩餘的時間去核査一次，看看有無錯誤。這便是日本人做事往往比別國人做得好的原因。

日本人缺乏幽默感，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日和約簽訂後擔任首任駐日大使董顯光先生觀察所得的結果。由於缺少這一條情緒上的出路，他們的鬱悶與欲望便必須另找宣洩。這表現於他們之愛好體育與戶外活動、酗酒、以前的軍事征服欲以及目前的經濟擴張欲。這項欲望幾乎是沒有止境的，過去日本之企圖征服美國，目前發展爲僅次於美國的自由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實由於這一欲望所驅使，而缺乏幽默感更是這一欲望的原動力。

日本人更有一種自卑情結。這是由於他們原來在疆域與人口上均爲一個小國，原有